



0 90368

張文襄問鼎籍券曰近口大員有通經學

者知之乎對曰必長少也公曰何以知

之對曰極鳳樓前後客也此書刻成

者尚在伊犁也今以分給

紹襄學子人願向所言甲寅七月清士記

溫故錄

溫故錄



丁未十二月寫
刻極風樓客
鼎芬題記



温故錄

滿山亭

洲

長

庚

敷

○五教

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集傳親相親睦也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

者之名位等級也孔氏穎達曰品謂品秩一遜順也家之內尊卑之差是也司徒掌教之官敷布也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

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為

教令也謂之五品自其設而為萬世常行之法言之敬敬其事也聖賢之於事雖無不敬而此又事之大

者故特以敬言之寬裕以待之也蓋五者之理出於

人心之自然非有強而後能者自其拘於氣質之偏

溺於物欲之蔽始有昧於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

順者申氏時行曰百姓不親就精義乖離說五品於不遜就倫理紊亂說惟其不親所以不遜也於是因再之讓又申命契仍為司徒使之敬以敷教而

又寬裕以待之使之優柔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性

之真自然呈露不能自己而無無恥之患矣孟子所

引堯言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亦

此意也周書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

惇信明義

惇厚也厚其信明其義信義立而天下無不勵之俗周官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擾馴也地官卿主國教化數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

○三物八刑中和

周禮地官大司徒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於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乃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賈氏公彥曰調和教典訖即布之言每歲正月調和教法損益得中而邦之天下又書而懸之象魏使萬民觀之魏觀也旌門之外兩觀闕高巍巖然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十日也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

鄭氏康成曰物猶事也興猶舉也民三事教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客之既則獻其書於王朱子曰先王之世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賓興之法行於上者如彼雖欲人才之不成風俗之不厚蓋

溫錄

二

亦不可得矣正使士之賢者或不免於外慕有司之不明者或不足以得人然其所以相求者蓋猶出修身謹行之意一得其人則其法固萬世不易之良法也後世專以詞藝取人而不考其言行使士之賢者猶不免急於彼而緩於此有司之良者每憾無以必得行藝才業之人而不賢不良者則固以爲當然而不之怪也然則人才風俗之所成就又安得不愧於古上之人何重於此而不之革哉

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 知音智

鄭氏康成曰智明於事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識義能斷時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剛不柔

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

鄭氏康成曰善於父母爲孝善於兄弟爲友睦親於九族立孫及至高曾下至嫻親於外親妻族也任信

於友道恤振憂貧者

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鄭氏康成曰禮五禮之儀樂六樂之歌舞射五射之

法御五御之節書六書之品數九數之計五禮以下

保氏注吉凶之等各有其義故曰禮之儀歌升歌舞

下舞射有升降揖讓之法御有四馬六轡進退之節

書言品者形聲處事差品不同

數言計者多少算計逐義生稱

李氏叔寶曰德行六藝皆析而六之恐難以責其才

之全則凡於六者之中得其一皆足以自進此天下

所以無遺才也

以鄉八刑糾萬民

鄭氏康成曰糾猶察也鄧氏元錫曰鄉刑教刑也書

曰扑作教刑

一曰不孝之刑

大司寇職三曰鄉刑上德糾孝故為鄉八刑之首五

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二曰不睦之刑

三曰不嫺之刑

四曰不弟之刑

鄭氏康成曰不弟不敬師長之賈疏變言弟退在陸顯

鄭氏鏗曰兄宜念鞠子哀弟當念天顯然制刑之意

終不為卑者而罪其長故六行則教兄以友而制刑

則但言不弟

五曰不任之刑

六曰不恤之刑

義疏曰不任不恤亦有刑者青朋友之付託則不義

安鄰里之危困則不仁此而不懲則風俗日以偷矣

七曰造言之刑

鄭氏康成曰造言詭言惑眾

溫錄

三

八曰亂民之刑

鄭氏康成曰亂民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也

鄭氏鏗曰人性有厚薄昏明則德不可以皆同材有敏鈍則藝不可以皆能若六行人人當勉者也苟不修其行則害於而身禍於而家亂人倫而傷聖治是之謂戮民也加之以刑不亦宜乎

賈氏公彥曰獨六行設刑者德藝在身行乃施之於人者恐有愆負故刑以防之

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

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鄭氏眾曰五禮吉凶賓軍嘉六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鄭氏康成曰禮所以節止民侈僞使其行得中樂所以蕩正民之情思使其心應和

溫錄

四

賈氏公彥曰六藝獨中禮樂者化民以禮樂爲急也鄭氏鏗曰惟五禮由中而制所以著誠去僞故可以防其僞惟六樂由和而作所以滌邪心而全正性故可以防其情

魏氏校曰僞者外有所爲而喪其天真情者中有所感而離其天性

○教學之法

周禮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

鄭氏康成曰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

王制王太子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

一曰至德以爲道本

李氏如玉曰至德以爲道本卽子思子所謂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也

二曰敏德以爲行本

行下孟反

王氏昭禹曰德不敏則或暫爲而中輟或勤始而怠終行無由而成也書康誥曰丕則敏德

三曰孝德知逆惡

鄭氏康成曰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也

呂氏祖謙曰非實有孝德於己犯上陵節之事必有習而不察者故云以知逆惡

義疏曰知逆惡者非知人之逆惡自知其逆惡也使知於父母之教陽奉陰違則爲逆偷爲不善則爲惡

教三行

行下孟反

鄭氏康成曰在心爲德施之爲行

一曰孝行以親父母

鄭氏康成曰孝列三德之末三行之始德有廣於孝而行莫尊焉

溫錄

二曰友行以尊賢良

王氏應龍曰尊賢曰友行者如兄弟之無胥遠也

義疏曰賢良卽同學中德行道藝秀出者尊賢良則能興於學行而爲明道進德之益者大矣

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義疏曰師教以道藝者長同學中行列尊年齒長者朱子曰或問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何也曰至德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彊志力行畜德廣業之行事則理之所當爲日可見之迹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于己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爲者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

其材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爲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爲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于至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爲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于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于敏則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于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何也曰德也者得于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以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旣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

溫錄

六

末至粗亦無不盡而德之修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協于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預言也唯孝德則其事爲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爲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爲學者雖或未得于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于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于勉矣况其又能卽是而充之以周于事而訴其原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爲教也亦然

李文貞公光地周禮三德六德說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至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則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

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則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保氏則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又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曰中和祇庸孝友夫其名之若是其不同何也曰此正成周之盛育材造士之方小大有品而先後有倫不可不察也夫鄉三物之教者鄉學也所謂小學也師氏保氏之教國子者國學也所謂大學也若夫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而合國之子弟則正典樂教胄之司皆所謂大學也小學之教則先行而後文孔子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也大學之教則先知而後行孔子所謂博學于文約之以禮是也然皆以身心性情爲之本故又有養之于文行之先者所謂德也此則不以學之小大而有殊也鄉三物之教先之以德次之以行次之以道藝其序明矣若師氏之教

溫錄

七

大司樂之教則不離乎三物而有深于是者其曰至德卽修其知仁聖義中和之謂也德修則有以進乎道藝矣故曰以爲道本其曰敏德卽勤于禮樂射御書數之謂也學明則有以措諸躬行矣故曰以爲行本其曰孝德卽篤于六行之謂但自民間言之則有睦嫻任恤之事自國子言之則以取友親師爲要故彼六行與此三行爲不同也行篤則有以治人之悖亂故曰以知逆惡然則三德卽三物之事也以其皆欲得之于心故皆貫之以德以其欲修德明道而不徒爲匹夫之行也故先道于行也凡經言道者卽謂六藝故每以德行道藝並稱而保氏教之藝者卽其養之道之實也至于大司樂之六德則正與師氏相表裏蓋知仁聖義必以中和爲極故中和卽至德也六藝之業在敬而有常故祇庸卽敏德六行三行皆

以孝友爲先故孝友卽孝德也由此言之名雖有異豈不同條而共貫哉孔門之教文行忠信文卽六藝也行卽六行也忠信卽中和而所謂至德者是也異日又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又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是皆以德爲道本而以學爲行地周公孔子之道其揆一而已矣

保氏養國子以道

鄭氏康成曰養國子以道者以師氏之德行審論之而教之以藝儀也

金氏瑤曰養者優游以俟其至之謂

朱子曰道者知其理也如禮樂之文祝史所掌至於禮樂之理則知道者方知之

王氏應電曰藝者道之所寓游於藝使之得於事而

溫錄

八

應於心儀者道之所形習其容使之根於心而生於色莫非養之以道也

乃教之六藝

一曰五禮

二曰六樂

三曰五射

四曰五馭

五曰六書

六曰九數

鄭氏康成曰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

鄭氏眾曰五射白矢參連剡注囊尺井儀也賈疏白貫侯而過見其徽白也參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中也剡注者謂羽頭高徽低而去剡剡然也囊尺者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囊君一尺而退也井儀者四矢貫侯如井字也按囊卽讓字

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賈疏
鳴者和在式鸞是也逐水曲者馭車則馬動馬動則鸞
鳴鸞鳴則和應是也逐水曲者馭車攻詩毛傳云裾
曲而不堅水也過君表者若車攻詩毛傳云裾
以爲門表纏纏以爲轅問容推驅而入置旒以爲蔽
春秋昭八年穀梁傳亦云女嬃以爲防置旒以爲蔽
門以葛覆質以爲轅車旁握御轡者不得入是也舞
交衢者衢道也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是也舞
禽左首謂御驅逐之車逆左禽獸使當君之左君自
而射之達於右膺爲上殺是也

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象形者日月
武書之類人言爲信止戈爲武會合人意也轉注者
一字數音展轉注釋如好樂厭惡等字是也處事者
上下之類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各有其事
處得其宜假借者借此義作彼義用如能本獸名而
借爲才能之能豪木來屬而借爲豪傑之豪之
類諸聲者江河之類以水爲形以工可爲聲
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工均輸方程贏不足旁
要今有重差夕梁句股也賈疏方田以下皆依九章
梁句股今九章以句股替旁要則旁要句股之類也
陸氏德明曰梁二字其鄭注案九章算術一曰日
方田以御田疇界域四曰少廣以御積窳方員五日
差分以御貴賤康稅四曰少廣以御積窳方員五日
商所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日
方程以御錯糶正負八曰贏不足以取馭雜互見九
高深廣遠

溫錄

九

朱子曰古者六藝就中樂之教尤切夔教胄子止用
樂周官掌教亦用樂蓋教人朝夕從事於此收束其
心樂有節奏學之急不得緩不得久而不覺易其情性
程子曰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
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

乃教之六儀

- 一曰祭祀之容
- 二曰賓客之容
- 三曰朝廷之容
- 四曰喪紀之容
- 五曰軍旅之容
- 六曰車馬之容

鄭氏康成曰鄭司農云祭祀之容穆穆皇皇賓客之容儼恪謹莊朝廷之容濟濟踴踴喪紀之容涕涕翔翔軍旅之容闐闐仰仰車馬之容顛顛堂堂某謂祭祀之容齊齊皇皇賓客之容穆穆皇皇朝廷之容濟濟翔翔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容暨暨諸車馬之容匪匪翼翼

春官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祇音鄭氏康成曰和剛柔適也祇敬庸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

義疏曰體中達和所謂至德也敬業有常所謂敏德也仁孝友弟所謂孝德也此養士之本亦略與師氏之教同先教之德以為聲容之本更以聲容陶淑之而德成焉故謂之樂德
禮記內則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食食上如字下

溫錄

音

鄭氏康成曰俞然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男女自幼少教之之事

彭氏汝礪曰唯直俞婉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也六歲

七年男女不同席共食

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也

九年教之數日數上

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記衣不帛襦袴禮節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

鄭氏康成曰方名東西也案數謂十百千萬方謂上下前後南西北東西凡物皆有方

有躬於身耳目手足於人父母不同席共食早其別也教之讓示以廉恥也數日朔望與六甲也外傳教

學之師也不用帛為襦袴為太溫傷陰氣也日祇選

防奢禮帥初遵習先日所爲也謂行禮動作皆帥循
禮讓之肄習諒信也請習簡謂所書篇數請習信謂
應對之言皆講於長者一說簡者簡要謂之使習事
務簡要也

方氏懋曰書周官保氏六書計卽九數以數必計多
寡故又謂之計焉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

集註詩樂歌之篇章也

鄭氏康成曰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燕氏安生

文舞之小者象用成童十五以上孔疏以年勺

于戈武舞之小者成童十五以上幼故習小舞

朱子曰酌卽勺也內則曰十三舞勺卽以此詩爲節

而舞也

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

溫錄

二

集註始學禮以成人之道當兼習吉凶軍賓嘉之五
禮也大夏禹樂樂之文武兼備者也孝弟百行之本
故先務惇行於孝弟而後博學也不教恐所學未精
故不可爲師以教人也內而不出言蘊畜其德美於
中而不自表見其能也一說謂不出言以爲人謀畫
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鄭氏康成曰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
於門孔疏大夫七十而致仕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爲
於門父師士爲少師新歲已入餘子皆入學
四十五日始出學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門側之
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
室謂之塾

孔氏穎達曰周禮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
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謂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恆
就教於塾故云家有塾白虎通云里中之老有道德
者爲里右師其次爲左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

弟仁義也於黨中立庠教間中所升者國謂天子所
都及諸侯國中周禮天子立四代學以教世子羣后
之子及鄉中俊選所升之士諸侯於國但立時王之
學故云國有學

陳氏祥道曰家塾黨庠術序所謂鄉學也國有學大
學也以義求之塾者熟也言習熟乎洒掃應對進退
之事將由末以致本者也庠者養也言養人材而成
之非特口體而已序者射也言以射別行能而進非
特主皮而已學則本天人之道而覺之非特爲利而
已

陳氏濬曰術當爲州州之學曰序

比年入學

中年考校

一年視離經辨志

溫錄

三

三年視敬業樂羣

五年視博習親師

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

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鄭氏康成曰比年入學學者每歲來入也中猶間也
謂疏中一年鄉遂大夫間歲則考學者之德行道藝
計學者多少之間歲非鄉遂大夫間歲乃入學也
離經斷句絕也辨志謂別其心意所趣嚮也知類知事義之比也強立臨事不
惑也不反不違失師道也

孔氏穎達曰敬業謂藝業長者敬而親之樂羣謂羣
居朋友善者願而樂之博習謂廣博學習親師謂親
愛其師論學謂學問嚮成論說學之是非取友謂選
擇好人取之爲友小成比六年以前其業稍成也
知類通達謂知義理事類通達無疑強立謂專強獨

立不有疑滯

周氏謂曰能離經然後知業之為可敬業能敬業然後所習者博習博然後能講學然後知類通達凡此皆視其學問者也內辨其志然後外樂其羣樂羣然後上能親師親師然後下能取友取友然後能強立不反凡此皆視其德性者也 又曰辨志者自能分別其心所趨向如為善為利為君子為小人也敬業者專心致志以事其業也樂羣者樂於取益以輔其仁也博習者積累精專次第而徧也親師者道同德合愛敬兼盡也論學者知言而能論學之是非取友者知入而能識人之賢否也知類通達聞一知十能觸類而貫通也強立不反知止有定而物不能移也蓋考校之法逐節之中先觀其學業之淺深徐察其德行之虛實讀者宜深味之乃見進學之驗

溫錄

三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鄭氏康成曰皮弁朝服也大夫自祭於其廟則服皮

弁祭菜禮先聖先師孔疏據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惟始立

學乃祭菜謂芹藻之屬祭先師以蕢藻之菜示之以尊敬道

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宵讀

鄭氏康成曰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

鳴四牡皇皇者華也孔疏卿飲酒禮禮者歌此三詩

此三此皆君臣燕樂相勞苦之詩為始學者習之所

以勸之以官且取上下相和厚

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孫音

鄭氏康成曰鼓篋擊鼓警眾孔疏文王世子天子朝用樂及祭服用樂乃發篋出所治經業也孫猶恭順皆以鼓徵召學士也

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古禮同

鄭氏康成曰夏稻也

孔疏郭景純楚荆也陳氏皓曰

形圓楚二者所以朴撻犯禮者收謂收斂整齊之威

威儀也

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

鄭氏康成曰禘大祭也

礼疏大祭在祫後夏時祭之

後天子諸侯既祭乃視學考校以游暇學者之志意

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

鄭氏康成曰時觀而弗語使之悱憤然後啓發也

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

陳氏皓曰幼者未必能問問亦未必知要故但聽受

師說而無所請亦長幼之等當如是不可踰躐也

此七者教之大倫也

鄭氏康成曰倫理也

温錄

西

其義七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天子諸侯教學大理凡有七種始

立學時天子使有司服皮弁祭先聖先師以蘋藻之

菜示敬者崔氏云著皮弁入學之時大胥之官先擊

鼓以召之學者既至發其筐篋以出其書欲使學者

恭順其所持經業也學者不勤其業師則夏楚二物

笞撻之欲令學者畏之收斂其威儀也未卜禘不視

學者欲優游縱暇學者之志不欲急切之也時觀謂

教者時時觀之而不丁寧告語使學者心憤口悱然

後啓之也學有疑滯未曉必推長者咨問幼者但聽

長者解說不敢踰越等差也

又曰此視學謂考試

學者經業或君親往或使有司爲之非天子大禮視

學也若大禮仲春入學舍菜合舞仲秋頒樂合聲於

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月令季春大合樂天子率三

公九卿而視學焉與此別也視學既在夏祭之後則天子春秋視學亦應在春秋時祭之後可知方氏慤曰宵雅肄習必至於三欲熟故也習必以雅欲其正也止以小雅欲其有漸也以其始教故曰官其始也官者主治之謂也

輔氏廣曰示敬道所以使之立爲學之誠官其始所以使之知教者之意學者之誠立教者之意明然後可以教

鄭氏鏗曰禮有釋奠有釋菜釋奠則有迎牲酌獻授舞者器之禮所以致祭先聖釋菜則不舞不授器不殺牲但以蘋蘩藟藻之類致虔而已

大戴禮保傅篇古者王子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

漢書食貨志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

溫錄

二五

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

○考校之法

周禮春官大胥掌學士之版

春入學舍采合舞采讀爲菜

秋頒學合聲

鄭氏康成曰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秋頒其才藝所爲讀疏頒分也分舍卽釋也采讀爲菜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故不及先聖禮轉合舞等其進退合聲等其曲折並使應節奏也

義疏曰舍菜蓋祭樂祖於瞽宗因而合舞也頒學者班其所習之業因而合聲也

夏官諸子掌國子之倅

鄭氏康成曰國子謂卿大夫士之子也

黃氏度曰庶子副貳適子故曰國子之倅

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

之

鄭氏康成曰學大學也射射宮也賈疏大學在國中

王宮之左射宮即國之小學在西如則虞庠是也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

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

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

陳氏禮書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

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

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此中年考校之法也大

胥掌國學士之版春合舞秋合聲則頒次其所學而

辨異之諸子掌國子之倅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

其藝而進退之此比年考校之法也

○鄉官書考之法

溫錄

去

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

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

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孟建下皆同正月之吉

朱子曰德者有德行者有行藝者有藝道乃識得德

行藝之所以然也察見其精粗

王氏應電曰每歲以黨正所書州長所攷者復攷察

之以爲異時賓興之本

鄧氏元錫曰德與行並言欲內外兼舉道與藝並言

欲精粗一貫也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

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

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屬音屬

鄭氏康成曰屬猶合也聚也因聚眾而勸戒之者欲

其善疏各屬其州之民者謂合聚一州之民也而

其善讀法者謂對眾讀一年政令及十二教之法

王氏應電曰正歲黨正書其德行道藝故此因眾聚之時攷覈其實能者勉之益奮有過惡者則戒之使自新也疏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者謂考量民之六也糾其過惡而戒之者民有過惡糾察與之罪而懲戒之也

義疏曰灋即鄉大夫正月之吉所受於司徒而頒之者隨受隨頒而隨讀之見其汲汲於民事也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正所以為鄉大夫賓興之本

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

賈氏公彥曰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穀豐熟秋祭社百穀豐稔所以報功凡讀灋皆因節會以聚民

林氏之奇曰讀灋有因乎時者若正月之吉之類有因乎事者若祭祀之類

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

賈氏公彥曰以禮會民謂先行鄉飲酒之禮乃射

溫錄

七

鄭氏康成曰序州黨之學也會民而射所以正其志也

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疏終周之歲終也

賈氏公彥曰會其州之政令調會計黨正以下政令

文書將以攷課也

正歲則讀教灋如初正歲建寅正月也

鄭氏康成曰正月讀之至正歲復讀之因此四時之

正重申之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五百家以正其

朱氏申曰州長掌其灋黨正則奉之以施于其黨焉

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春秋

祭崇亦如之敬反

鄭氏康成曰以四孟之月吉日讀灋者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敷賈疏鄉大夫治五州去民遠不讀灋州長治五黨則四讀灋黨正則七讀灋族師則

十四讀禮是彌親民祭謂雩祭水旱之神賈誼祭禮
者於教亦稱數也
旱暵不雨於是乎禱水旱禱蓋亦爲壇位如祭社稷云
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

鄭氏康成曰書記之

王氏應電曰黨正近民知之爲詳故書其實迹以待
攷某賢也以某事知其賢某能也以某事知其能卽
虞書所謂載采采也

王氏昭禹曰黨正所書非一日之積州長卽因是以
攷之鄉大夫之所興又因州長之所攷是以信而有
徵也

義疏曰鄉三物惟六藝之成熟有司可自辨之若六
行則非鄉黨族姻不能詳也六德則非與朝夕久故
者知之不能審也故閭胥凡聚眾庶則書其敬敏任
恤者族師月吉屬民而讀邦灋則書其孝弟睦婣有

溫錄

文

學者黨正正歲屬民讀灋則書其德行道藝未有簡
士而不屬其民者蓋論之以相習之人然後聞見實
徵之以眾多之口然後好惡公積之以歲月之深然
後鑒別當如是則所謂賢者能者無所容其僞冒矣
而州長鄉大夫又層累而攷之所以舉不失人而官
無廢事也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鈕廌家

義疏曰師當作長義

鄭氏鏗曰戒以勿犯令以必從是以師嚴而教化可
行也

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
酺亦如之酺諧糊

賈氏公彥曰孝弟睦婣惟據六行之四有學卽六藝
也

鄭氏康成曰醑者爲人物裁害之神也故書醑或爲步蓋亦爲壇位如雩祭云族師無飲酒之禮因祭醑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

王氏昭禹曰讀灋與書德行道藝孝弟睦婣每於屬民者所以公是非而明好惡

義疏曰鄉大夫州長皆通攷德行道藝黨正歲一書之蓋秀民之聚多然後德行道藝之出羣者可攷焉族閭之間先求其行之無悖者可矣故族師所書僅六行之四閭胥所書僅六行之二也

族師書孝友睦婣而附以有學以學乃道與德之階也

注謂族師無飲酒之禮蓋以族無庠序又族師位卑不得特行鄉飲酒之禮故惟因祭而與其民少長相

勸酬

溫錄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家爲閭

義疏曰閭胥掌徵令以比居爲定而所轄止二十五家連井同巷耳目相屬呼召甚易

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眾庶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

鄭氏康成曰祭祀謂州社黨祭族醑也役田役也政若州射黨飲酒也四者及比皆會聚眾庶因讀灋以

勸戒之

賈氏公彥曰族師以上讀灋雖疏數不同皆有時節閭胥於民尤近但聚眾庶之時卽讀灋而所書任恤

之外兼紀敬敏也

陳氏深曰喪紀謂族相葬埋也比者比人數也

義疏曰二十五家人民寡孝友睦婣有學者未易數覲也故第書其敬敏任恤者比耦而耕同井相友則

敬敏任恤者迹可驗矣 所書不獨秀民農夫而有
此卽可備異日閭胥之選
陳氏祥道曰敬敏任恤易見者也閭胥書之孝弟睦
婣有學進于是者也族師書之德行則非特孝弟也
道藝則非特有學也黨正書之書之者易攷之者難
故書于黨正攷于州長興于鄉大夫以卑者其責輕
尊者其責重也

義疏曰閭胥所書僅二十五家之民故善小而必登
族師所書乃百家之民故學行兼而後錄黨正以上
則德行道藝皆全矣其進每上其選每精六行不言
敬敏而此言之者敬則小心敏則強力二者善雖小
而可望其成德故謹書之

朱子曰先王之學以明人倫爲本故自其詠歌弦誦
之間所以漸摩誘掖激厲而作成之者無非有以養

溫錄

三

其愛親敬長之心而教之以脩己治人之術是以當
此之時百姓親睦風俗純厚而聖賢出焉後世學校
雖存而不復知此意所以教之者不過趨時干祿之
技而之所以勸勉程督之者又適以作其躁競之心
雖有長材美質可與入於聖賢之域者亦往往爲俗
學頹風驅誘破壞而不得有所成就尙何望其化民
成俗之效如先王之時哉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

強行下孟反

鄭氏康成曰朋友相切磋以善道者也強猶勸也

王氏應電曰德者本心之良友以輔仁擇友使相切
磋所以端其心術也行者日用之所行道乃事物之
則藝爲應務之方明道則行日進乎高明游藝則應
務有餘

朱子曰五倫終於朋友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
交盡其道而無悖非有朋友以責善輔仁孰能使之
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責若輕而所係甚重其分
若疏而所關甚親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
乎此而不敢忽非強附乎四者之間也

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
國事者

鄭氏康成曰巡問行問民間也可任於國事任吏治
問宵比長之類
賈疏謂使爲族師

義疏曰司諫之官以主夫民之不帥教者於德曰糾
於行曰正矯其性質之乖異也於道藝曰強警其習
業之偷惰也於朋友曰勸官長之督過難承而同輩
之曉切易入也苟能改悔仍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
能而可任於國事者猶將因材而器使焉

溫錄

三

陳氏禮書問宵聚民無常時族師屬民有常月族師
歲屬以月吉與春秋黨正歲屬以孟吉與正歲州長
歲屬以正月之吉與春秋然後鄉大夫三年大比之
以卑者其職煩尊者其事簡也由黨正而下有所讀
有所書州長則有所讀無所書而有所考鄉大夫則
考而興之無所讀敬敏任恤易知者也故問師書之
孝悌睦婣有學難知者也故族師書之德行則非特
孝悌也道藝則非特有學也故黨正書之書之者易
考之興之者難故書之止於黨正考之在州長興之
在鄉大夫以卑者其責輕尊者其任重也凡此皆教
之有其術養之有其漸也

李氏景齊曰古者人才之盛雖得之鄉舉里選之公
亦其所以長養成就之者自有道也蓋以五家之比
已有下士一人爲之長而有以禁其奇衰之心至於

教法之所示則闔胥於聚眾庶之時族師於每月之吉黨正以孟月之吉州長以正月之吉皆屬民而讀法無非導民之知所從而使之不戾吾教所以漸摩誘掖之者詳且至矣猶未也人才不以漸而進則真賢碩能何以責備於一旦卒然賓興之日故自比長有以禁其奇衰之心而敬敏任恤則闔胥書之孝悌睦嫻有學則族師書之德行道藝則黨正書之夫所書至於黨正則是才之已成矣猶恐其或濫也州長又有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夫然後鄉大夫於三年大比而賓興之則其賢書之獻悉有以公天下之心先王之於人才其教之不苟而進之有漸如此後世取人類藉其所以長養成就之者而一旦旁求博取務得真才亦疏矣

王氏詳說周家作成人材之法何其詳且悉耶五家

溫錄

三

之比比有長初未有可書之事不過防其奇衰而已五比之闕則書其敬敏任恤是於六行之中可書者二四閭之族則書其孝悌睦嫻是於六行之中可書者四其於德行道藝有所未備矣五族之黨書其德行道藝然書之而未考之五黨之州又從而考之考之而未嘗賓興之五州之鄉於是而賓興之以見其人材之成也

○賓興

周禮地官鄉大夫

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

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

鄭氏康成曰賢有德行者能有道藝者眾寡謂鄉人

之善者無多少也

賈疏來觀禮者無問多少也

變舉言與者謂合

眾而尊寵之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厥其也其賓
於天府天府掌祖廟之寶藏者內史副寫其書者當
詔王爵祿也

王氏詳說曰五家爲比不過防其奇衰未必有可書
之事也五比之間則書其敬敏任恤是於六行之中
可書者二四間之族則書其孝弟睦姻是於六行之
中可書者四其於德行道藝有所未備也至五族之
黨然後書之五黨之州又從而攷之至三年鄉大夫
又攷之然後賓興焉可謂詳且慎矣

葉氏時曰選舉之法孰不知鄉舉里選之爲是然必
有以教於平時書於每歲而後可攷於三年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

溫錄

三

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鄭氏康成曰以用也行鄉射之禮而以五物詢於眾
民當射之時民必觀焉因詢之也孔子射於矍相之
圃蓋觀者如堵肅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誓
者又使公罔之襄序點揚觶而語義禮射詢眾庶之
儀若是乎

郝氏敬曰鄉人眾多詢其能是五物者進而與之射
何氏喬新曰詢問眾庶求其人以備養而待舉也
義疏曰凡射眾耦皆合揖讓相先故取其能和勝不
勝相形媚嫉易生故取其能容和容與無則方射之
時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也於獻賢能之書後卽以
此爲詢者所以勸董興起羣士使感奮踴躍爲後舉
之本也賢能德行道藝旣成者故謀於鄉先生五物
材質可造者故詢於眾庶

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鄭氏康成曰使民自舉賢者因出之而使長民於外
也使民自舉能者因入之而使治民於內也
義疏曰所謂出者出于鄉州而入于成均升于司馬
也入者還歸其州黨也蓋興其才德之大者而進于
王朝則將爲公卿大夫以臨長之興其行能之小者
則還治其比閭族黨之民先王之世所以不患選舉
之不公而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也

○六禮七教八政

禮記王制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
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
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紕惡

鄭氏康成曰司徒地官卿掌邦教者逮及也簡差擇
也

溫錄

西

孔氏穎達曰所稟之性有剛柔輕重遲速恐其失中
故以六禮節之恐人不得其所以七教興舉其民
使之皆得其所也淫謂過奢侈故以八政禁令之事
以防淫淫過之失貴賤同有故不云民道履蹈而行
謂齊一所行之道以同國之風俗敬養耆老所以致
恭孝之心哀恤孤獨所以逮及不足謂以恩意逮及
之不足則孤獨者也尊上賢人所以崇獎有德簡去
不肖所以紕退惡人

李氏格非曰民之性無非天也故六禮曰修修者言
有所因也人之德無所自得也故七教曰明明者言
有所本也淫者出於民之欲故八政曰齊齊者所以
制其過差也

朱氏申曰性不節以禮則易流德不興以教則易廢
齊八政使無過行一道德使無異趨

方氏慤曰六十曰耆七十曰老者老在所養則耄期可知無父曰孤無子曰獨孤獨在所恤則鰥寡可知陳氏祥道曰賢者德之名德者賢之實惡者不肖之實不肖者惡之名名出於行實係於心由其名以察其實由其行以原其心故尚之而後崇簡之而後絀也

徐氏師曾曰司徒掌六卿之政教以民氣質之性有過不及也於是修六禮以節之使賢者俯而不肖者跂而及焉以人倫之德由物欲而薄也於是明七教以興之感發其良心鼓舞其德行焉恐其溺於欲則齊八政以防之使知禁戒而不敢放肆恐其入於邪則一道德以同之使學術歸一而不敢異向教法之詳如此而其所以爲教皆以身先之老吾老以爲孝又合鄉之耆老而養之推極吾心之孝使之興孝

溫錄

五

也幼吾幼以爲慈又合鄉之孤獨而恤之逮及人之不足而使民不倍也身教至矣猶恐資稟有厚薄觀感有深淺又不可無勸懲故率教者上升之以崇其德所以示勸也叛教者簡去之以絀其惡所以示懲也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

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

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冠去聲長上聲量去聲

鄭氏康成曰鄉鄉飲酒鄉射也八政飲食爲上衣服

次之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又曰事爲謂百工技藝異別五方用器不同也

項氏安世曰飲食衣服度量數制六者易明獨事爲

異別注不能通事爲者家宰之九職周禮太宰以九

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

父慈子孝兄弟恭夫義婦聽以齊其家君仁臣忠長惠幼順朋友有信賓客有禮則達於鄉國七者所以興民德也事爲導民以所當爲異別教民以所當辨如親疎貴賤之等皆是飲食有節衣服有章事爲有恆異別有辨度有長短量有大小數有多寡制有廣狹入者所以防民之淫也

陳氏祥道曰六禮不及朝聘軍旅而不備乎宗伯之五禮八政不及貨祀之類而異乎洪範之入政者宗伯之五禮洪範之入政人君之所揆於上也王制之六禮八政司徒之所教於下也

○四術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大旨泰適了悉

溫錄

反

毛

鄭氏康成曰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虞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崇高也高尚其術以作教也幼者教之於小學長者教之於大學順此詩書禮樂四術而教以成是士入學皆以長幼受學不用尊卑也孔氏穎達曰此明習業之事謂樂正當光揚尊崇此四術以爲教謂敷暢義理贊明旨趣使學者知之順者依順此古昔先王之道以教之造成此士術者是道路之名詩書禮樂是先王之道路也四術不可暫闕春教樂兼有禮秋教禮兼有樂夏教詩兼有書冬教書兼有詩互言之皆以其術相成

徐氏師曾曰此言國學教人之法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樂以和心聲四者入道之路則崇尚之禮樂有度數之習故教之宜於春秋詩書則

誦讀而已故教之宜於冬夏王太子以下言所教之人必以齒者禮義相先之地不容不以孝弟爲重也陳氏澠曰古人之教雖曰四時各有所習其實未必截然棄彼而習此恐亦互言耳

○鄉學簡不率教

禮記王制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

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

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

不變移之郊如初禮

不變移之遂如初禮

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鄭氏康成曰帥循也不循教謂敖狠不孝弟司徒使

溫錄

天

鄉簡擇以告者鄉屬司徒者老皆朝於庠將習禮以

化之使之觀焉耆老致仕及鄉中老賢者不仕而年

者朝猶會也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至中年考

校而又不變移之左右使轉徙其居覲其見新人有

所化也亦復習禮於鄉學使之觀焉郊則鄉界之外

也稍出遠之後中年又爲之習禮於郊學遠郊之外

曰遂遂大夫掌之又中年復移之使居遂又爲習禮

於遂之學不變屏之遠方謂九州之外齒猶錄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細惡之事以下皆司徒所掌命此

鄉學簡擇不帥教者以告司徒乃命鄉內耆老皆聚

會於鄉學之庠乃擇善日於鄉學內爲此不帥教之

人習其射禮中者在上故云上功習鄉飲酒之禮令

老者居上故云上齒欲使不率教之人觀其上功自

勵爲功觀其上齒則知尊敬長老大司徒帥領國之

英俊之士與於鄉射飲酒執行事焉使俊士與之以爲榮惡者慕之而自勵習射當在州學習鄉當在黨學今並於鄉學者州屬於鄉雖在州序亦得謂之鄉或鄉居此州更不立州學黨者鄉之屬或鄉所居之黨不別立黨學也此謂初入學一年之終又開一年而考校之所謂中年考校也不變者右鄉移左左鄉移右亦復習鄉射之禮故云如初不變移之郊者謂五年之時此郊謂近郊也不變移之遂者謂七年之時又不變屏之遠方者謂九年之時九州之外於周則夷鎮蕃也

周氏謂曰司空所以富之也司徒所以教之也既教矣故命鄉簡其不帥者以告於上於庠言朝尊道也於廟言朝尊祖也先王無意於成人之惡常慮其欲改之無地故雖鄉有告其不帥者必行射飲之禮以

溫錄

五

爲之勸導有不變然後移之左移之右移之郊移之遂真不能變然後屏之遠方待不肖其怒如此陳氏濬曰左右對移以易其藏修遊息之所祈其師友講切之功庶幾其變也四郊去國百里在鄉界之外遂又在遠郊之外蓋示之以漸遠之意也而猶不變則終不可與入德矣於是乃屏棄之徐氏師曾曰必遲之以九年需之以四不變重絕人之意也

○鄉學升士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

鄭氏康成曰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升之司徒移名於司徒也升之學曰俊士謂可使習禮者

學大學也不征不給其徭役造成也能習禮則爲成士

孔氏穎達曰此論崇德之事大司徒命鄉大夫論量考校此鄉學之人有孝友多才藝秀異之士升於司徒先名惟在鄉今移名於司徒其身猶在鄉學未舉入官也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則身升於大學非惟升名而已征謂力役選士雖升名司徒猶給鄉之繇役俊士雖身升在學猶給司徒繇役若其學業旣成已能習禮皆免其繇役者是爲造成之士也

○國學簡不率教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屏必遲反

溫錄

三

鄭氏康成曰出學謂九年大成學止也孔疏恐亦中所簡者謂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大夫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孔疏恐所簡有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王命皆入學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不變王又親爲之臨視重棄賢者子孫也此習禮皆於大學不舉去食樂重棄人也棘當作棘棘之言偏使之偏寄於夷戎不屏於南北爲其太遠

方氏慤曰眾庶之家易治故考校在三年大比之時世祿之家難化故在學九年大成之後三年之近故必四不變乃屏之九年之遠則二不變屏之可也周氏謂曰棘急也示其雖屏之欲急於悔過寄者寓也示其雖屏之特寓於此耳

○國學升士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鄭氏康成曰升諸司馬移名於司馬也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者進士可進受爵祿也

○辨論官材

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論力困反盧昆切

鄭氏康成曰辨其論官其材觀其所長也定其論各署其所長也官之使之試守也爵之命之也

孔氏穎達曰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王必以樂正所論之狀授於司馬司馬得此所論之狀乃更論辨之觀其材能高不知其堪任何官是準擬其官以其材故云官材也司馬辨論之後不堪者屏退論量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其告王之時正定其論各署其所長若長於禮者署擬於禮官長於樂者署擬於樂官論擬定然後試之以所能之官堪任此官然後爵命之使有職位然後與之以祿也

溫錄

三

